

○经典对话

欧梯佛洛篇^①

（谈天理^②，试论式谈话）

人物 欧梯佛洛 苏格拉底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真是新鲜事，今天你怎么离开光明寺^③的老窝，到法院这儿来消磨时间？该不是像我一样，到法院来打官司吧？

苏格拉底：欧梯佛洛，我们雅典人不说这是打官司，说这是吃

这是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临死前四篇谈话中的第一篇。欧梯佛洛到法院控告他父亲杀害了一个雇工。他控告自己的父亲合理吗？作为人间的法律也许是容许的，但是作为天理，也即神的法律，容许这样做吗？这就是这篇对话讨论的主题。

^② 天理（*hosia*），意思是神律、天道或天理。从抽象意义来说，近似老子的“道，非道，非常道”的道。希腊人的观念中比较具体一点，带有神从中主宰的意思。天道的这层含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没有的。

雅典的体育场在 *Lukeiov* 附近，*Lukeiov* 是光明之神阿波罗的神庙，意为光明寺。提到光明寺就是指那体育场。

官司^①。

欧梯佛洛：什么？看来是有人控告你。我看总不会是你要控告什么人。

苏格拉底：当然不是。

欧梯佛洛：那么就是有人告你？

苏格拉底：正是。

欧梯佛洛：谁告你？

苏格拉底：欧梯佛洛，我不大知道这个人。似乎是个年轻人，我不认识。我想他的名字大概是米利都，是比图斯社区的人，你也许记得比图斯的米利都这么个人吧。他长头发，小胡子，鹰钩鼻。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我记不得这么个人。他到底控告你什么？

苏格拉底：告我什么？告的事可重大了。想不到他这么年轻，居然懂得这么重大的事情，真不简单。他说，据他所知年轻人都被人带坏了，他知道是被谁带坏的。他真够聪明的。他看我笨头笨脑的，把他的同辈都带坏了，便像小孩子向妈告状似的，向城邦告我的状。我看公民中惟有他始终最正经，最关心青年，想尽量把青年变成好人，如同好的农夫最关心幼苗，然后才顾及其他庄稼。米利都自称是这样的人，他要首先清除我们这种败坏幼苗的人，然后他

^① dike 是民事诉讼，graphe 是提起公诉，是吃官司。苏格拉底说他不是因私事来打官司，他是被人提起公诉。

比图斯（Pitheus）是雅典的一个乡区。

显然还会关心年长的人们，他将大而且多为城邦造福呢。

他已经开始这样做，想必总会有结果。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但愿如此。只怕会适得其反吧。他既要伤害你，首先就会伤害城邦。你说，他凭什么说你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哟，我的好人，乍听他说，真叫人莫名其妙。他说我制造天神，说我制造一批新神，不再信仰原先的众神，他说他是为了维护众神而控告我。

欧梯佛洛：我明白了，苏格拉底，你常说不时有精灵向你显现，所以他就控告你变革宗教，到法庭控告你，以为在这种事情上污蔑你群众最容易接受。这毫不奇怪，我每次在人民大会上讲到关于众神的事，向他们预言未来，他们就嘲笑我，说我发疯。我向他们预告的事没有一项不是事实，可是他们嫉妒你我这样的人。我们别怕，跟他们对着干！

苏格拉底：亲爱的欧梯佛洛，他们冷嘲热讽倒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雅典人，我看是不在乎你聪明不聪明，只要你不把你的聪明传授给别人就行。他们一旦认为你把别人也变成了你，那他们就恼火，这也许是像你所说的出于嫉妒，也许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欧梯佛洛：不管在这些事上他们对我怎样，反正我绝不想以身试法。

苏格拉底：他们大概以为你不大抛头露面，也并不想把自己的聪明传给别人。可是他们认为我心存博爱，我担心他们认

为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个人而且并不收取费用，^①谁愿意听我讲话，我宁愿倒贴。我刚才说过，你刚才也说过，他们对我冷嘲热讽，其实在法庭之上有这些冷嘲热讽倒也热闹，只怕他们要是认了真，结果如何只有你这样的预言家才知道。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和我都会把官司打赢的。

苏格拉底：你是打什么官司，欧梯佛洛？你是被告，还是原告？

欧梯佛洛：我是原告。

苏格拉底：你控告谁？

欧梯佛洛：我追击^②这个人，大家都说我是发疯。

苏格拉底：怎么？莫非这个人有翅膀？

欧梯佛洛：他太老了，飞不动了。

苏格拉底：他是谁？

欧梯佛洛：我父亲。

苏格拉底：我的好人，你控告他什么？

欧梯佛洛：杀人，苏格拉底。

当时希腊各地的学者，到城市中自由授徒讲学，多半收取一定费用。苏格拉底则例外，他重在教化人民，讲学有如布道，从不收费。

^② 原文 *diokeiv* 既是追逐，也是控诉，因为含义双关，所以苏格拉底故意开玩笑说，莫非那人跑得太快，你却去追（控），所以大家说你发疯。

苏格拉底：我的天！^① 欧梯佛洛，大多数人的确不知道正义何在。我看并非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做正义的事，只有智慧远远超前的人才做得到。

欧梯佛洛：老实说，苏格拉底，的确要超人的智慧。

苏格拉底：你父亲杀死的是亲人吧？一定是亲人，因为如果他杀害的不是亲人而是外人，你就不会告他杀人。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你以为这有区别，真可笑，杀的是亲人是外人都一样。你应该只注意杀人者杀人对还是不对，如果杀得对，就放过他，如果不对，就应该叫他吃官司，哪怕他是和你同吃同住的亲属。因为你知道明知他杀了人仍和这样的人相处，而不控告他，不为你自己和他洗除污染，那污染就始终存在。^② 被杀害的人是我雇佣的工人，我们在纳克索斯^③ 种地，他在我的土地上干活。他喝醉酒，和我家的一个奴隶闹意气，杀死了这个奴隶。我父亲便捆了他的手脚，把他扔在一条沟里，同时派人到雅典来找一个法师，^④ 问应该怎么处置。这期间我父亲由这被捆着的工人躺在沟里，不去管他，心想一个杀人犯，死了也没关系。不料这雇工真死了。他被捆着又冷又饿，没等那

① 古希腊人可以随时拉出任何神来发誓，成为口头禅。这里是呼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表示惊讶。

② 希腊人认为杀害血亲，会遭污染（亦译污秽），祸及杀人者本人及其子孙。必须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才能洗除这祸秽。

纳克索斯是爱琴海基克拉迪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

法师（exegetes）是雅典一种指导祭神仪式、葬礼仪式以及赎罪方法等的宗教法师。

差人从那教门师父那边回来，已经死了。为这个被杀害的工人，我控告我父亲杀人。我父亲和我家里人都对我大为不满。他们说，我父亲并没有谋害那雇工，那死掉的工人才是杀人犯，我犯不着为他自找麻烦，再说儿子告父亲杀人也不合天理。苏格拉底，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神律中的合乎天理与不合乎天理。

苏格拉底：我凭宙斯说句实话，欧梯佛洛，这件事既如你说，你难道真懂得什么是神律，什么是合天理，什么是不合天理吗？你控告你父亲，你不怕有悖天理吗？

欧梯佛洛：我如果连这道理都不懂，我岂不是个无用的人，和一般人没有区别。

苏格拉底：可敬的欧梯佛洛，不如我来当你的学生。到了法庭，和米利都交锋的时候，我就说，以前我认为关于神的问题，非弄清楚不可，如今听米利都指出我妄图改革神教，言行是错误的，我就来做你的学生。然后我就说：“米利都，你如果承认欧梯佛洛对神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我的看法当然也是对的，就不该控告我，应该控告他，具体说，是他腐蚀了老年人——他的父亲和我。是他教育了我，教训了他的父亲。”米利都如果对我这要求不肯照办，硬要我吃官司，不叫你吃官司，我就把他向挑战的这番话都在法庭上端出来，你看行不行？

欧梯佛洛：说老实话，苏格拉底，他若控告我，我准能找出他的弱点，在法庭上成问题的将是他，而不是我。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既然如此，我更要你做你的学生了。我知

道，米利都他们一定是没注意你，倒是把我看透了，一下子就来控告我，说我有悖天理。老大在上，我求求你，教教我吧，你刚才不是说你懂得关于神的事情吗？那么，关于杀人也好，关于别的事也好，怎样才是合天理和不合天理？你说说。一切行动，合天理总是合天理，不合天理则是合天理的对立面，不合天理也总是不合天理，凡是不合天理的事情总具有某一种模式，不是吗？

欧梯佛洛：那当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么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合天理，什么是不合天理？

欧梯佛洛：我说，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合天理的。告发杀人犯，盗窃神庙物品的窃贼，以及其他干这类坏事的人，不管他是你父亲母亲也罢，是别的什么人也罢，控告他就是合天理的，不控告他就是不合天理的。苏格拉底，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确凿的证据——我向别人也提过——证明对于一个作出有悖天理的事情的人，不管他是谁，我们决不能放过，决不能让他不受惩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世人都相信宙斯是最完美最公正的神，同时也都知道，宙斯的父亲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宙斯把他父亲捆绑起来，切成几块。^①可是我的父亲做了错事，我要控告他，大家却义愤填膺。由此看来，他们对我和对神的看法

克洛诺斯（Kronos）在希腊神话中是天与地的儿子，他生宙斯、波塞冬、哈得斯、赫拉等六个子女。地告诉他，其中一人日后将推翻他，他便吃掉他的一个个子女。他的妻子用计救了宙斯，得免于被吃。宙斯成人后，果然推翻克洛诺斯。

截然相反。

苏格拉底：欧梯佛洛，他们控告我，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讲的天神故事难以置信。大家就说我错了。你对这些事既然了解得这么透彻，你既认可这些故事，我当然应该跟着你认可它。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坦白承认我是不懂天神的事情的。但是看在友谊之神宙斯^①面上，请你还是告诉我，你真的相信这类故事是真的吗？

欧梯佛洛：大家一般不知道的怪事，还多着哪，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天神势不两立，互相作战，大打出手之类的故事，你真的相信？^②这些事情都出自诗人之口，出自大艺术家在庙堂各处的绘画，特别是每年的万神节^③那天，大家送到卫城的那件大袍上也绣着不少。欧梯佛洛，能说那些神话故事都是真事吗？

欧梯佛洛：还不止这些，苏格拉底，我说过，你若喜欢听，我还能给你讲一大堆神的故事呢！准保你听了大吃一惊。

宙斯是古希腊的最高天神，统治天人两界，其权利是无上的。他神通广大，是个全能的大神，所以称号极多，如“雷霆之神”“行云之神”“持大盾者”“发兆神”“预言神”“友谊之神”“主客之神”等不下二三十个。

这类神话故事，诗人荷马讲的最多。上面讲到的宙斯推翻他父亲克洛诺斯时的诸神大战，宙斯把自己的儿子大匠神赫淮斯托斯从天上扔下来，以及诸神分成两派参加特洛亚城下的攻防战等，在《伊利亚特》中叙述甚详，都是很有名的。

万神节（Panathenaea）是每年在雅典举行的庆神赛会。日期在百牲月（Hekatombaion）（公历七八月间）的下半月，从十六日至月底，庆祝半个月。到雅典娜女神诞辰日，雅典人把城中妇女为女神织好的件绣袍，由游行队伍载歌载舞送到卫城的雅典娜庙披在女神身上。此袍经九个月的手工刺绣，绣着许多神话故事。

苏格拉底：我才不会大吃一惊呢。等你有空的时候，你再把那些故事讲给我听。现在你先把我问的问题尽量讲清楚。朋友，我刚才问你，什么才是合乎天理，你并没给我讲清楚，你只告诉我说，你现在控告你父亲杀人这个行动就是合乎天理的。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我说的不错呀。

苏格拉底：也许不错。但是，欧梯佛洛，你刚才说，还有许多其他行为也是合乎天理的，不是吗？

欧梯佛洛：是呀。

苏格拉底：你记住，我不是问你这个，不是要你讲一两件合乎天理的行为，是要你告诉我一切合乎天理的事之所以合乎天理，其基本模式^①是什么。你说过按照一个模式凡是不合乎天理的事都不合乎天理，凡合乎天理的事都合乎天理。你忘了吗？

欧梯佛洛：我没忘。

苏格拉底：你把这个基本模式告诉我，我好看着它，用它作为一个样板。或是你或是谁所作所为如果和这模式符合，就

基本模式（idea）是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柏拉图认为一切感官感觉到事物，万事万物，永远在变动之中，因此没有真正的现实性。每一类事物，都只是天地之外的独立自存的基本模式的仿象。这基本模式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举例来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苹果，但没有任何两个苹果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宇宙间有一个苹果的抽象的然而却是标准的基本模式存在着，它虽然是抽象的，但它是完美的，不变的，永恒的，是真实的存在。朱光潜把 idea 译做“理念”，几十年来成为惯译，罗念生后来译做“原型”，译者在本书这几篇柏拉图对话中有时把它试译作基本模式。

可说是合乎神道天理的，否则就不合乎神道天理。

欧梯佛洛：你要我从这方面讲清楚，我就来讲清楚。

苏格拉底：我要你讲清楚。

欧梯佛洛：好的，凡是神所喜爱的事就是合乎天理的，凡是神不喜爱的就是不合乎天理的。

苏格拉底：妙极了，欧梯佛洛。你回答了我你要你回答的问题。

至于这答案正确与否，我不知道。当然还得由你来证明你这说法对还是不对。

欧梯佛洛：当然。

苏格拉底：好，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的话。神喜爱的事，神喜爱的人都是合乎天理的。神厌恶的事，神厌恶的人都是不合乎天理的。这两者并不相同。合乎天理和合乎天理，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是不是这么说的？

欧梯佛洛：是的，是这样说的。

苏格拉底：我们显然说得很对吧？

欧梯佛洛：我想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好的，欧梯佛洛，我们是不是还说过，众神彼此争吵，彼此不和，彼此仇恨？

欧梯佛洛：是的，我们说过。

苏格拉底：是什么事情使他们意见不合，引起他们的仇恨和愤怒呢？我们从这方面来研究一下。譬如说我们两人对于两个数意见有分歧，我们对这两个数哪一个更大，意见不一致，我们是否就会彼此怒不可遏，反目成仇呢，还是说，我们可以借助于计算，马上加以解决呢？

欧梯佛洛：当然可以借助计算马上加以解决。

苏格拉底：我们对于一个大的东西或小的东西有分歧，同样也能靠测量而解决，是不是？

欧梯佛洛：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我们对轻重有分歧，也能靠称重量来决定。

欧梯佛洛：当然。

苏格拉底：但是我们意见分歧的事物，有没有无法决定，只会使我们彼此敌对，彼此怒目相向的呢？也许你不易马上回答我，我来告诉你吧。这不就是诸如对正义和不正义，高尚和卑鄙，善良和邪恶之类吗？我们不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你和大家变成了势不两立吗？我们事实上变成了势不两立。其原因就在我们对这些有分歧，得不到满意的仲裁，不是吗？

欧梯佛洛：是的，苏格拉底，正是这类事物往往使我们变成势不两立。

苏格拉底：那么天神们又怎样呢，欧梯佛洛？他们的意见分歧不也是因为对这类事物意见分歧吗？

欧梯佛洛：是呀。

苏格拉底：那么，我的高明的欧梯佛洛，照你所说，有些天神也想到事情有是有非，有高有低，有善有恶。要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见分歧，他们也不会争吵了。情况是不是这样？

欧梯佛洛：你说的对。

苏格拉底：那么，有一批天神总是坚持他们认为好的和对的，

而对这种事物的对立面则厌恨，是不是？

欧梯佛洛：完全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是你说同一件事物，这一批天神认为是对的，另一批天神却认为是错的，所以他们才有分歧，才争吵，才互相攻打。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欧梯佛洛：说过。

苏格拉底：那么，由此看来同一件事物，既受这一批天神厌恶，同时又受那一批天神喜爱。也就是说，同一件事物既是天神喜爱的，又是天神厌恶的。

欧梯佛洛：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欧梯佛洛，同一件事物既是合乎天理的，又是不合乎天理的。

欧梯佛洛：可能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朋友，你并没有答复我的问题。我并不是问你，什么事物既是合天理又不合天理，而从你的回答来看，一件事物往往既为神所喜爱，又为神所厌恶。由此看来，欧梯佛洛，你要你父亲受惩罚这件事，会为克洛诺斯和乌剌诺斯所厌恶，同时又会为宙斯所喜爱，为赫拉所厌恶，同时又为赫淮斯托斯所喜爱，也就不足为怪了。依次类推，还有这一批天神那一批天神对此会各持己见呢。

欧梯佛洛：但是我认为，苏格拉底，关于我这个行动，没有哪一批天神会和另一批天神有分歧。决没有哪一位天神会认为一个人犯了杀人罪不应该受惩罚。

苏格拉底：好吧，欧梯佛洛，我们再回到人类来谈，你难道听

说过人们争论，谁犯了杀人罪，或犯了其他任何罪，不要受惩罚吗？

欧梯佛洛：这种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法庭上。人会犯许多罪，可是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设法辩护，想逃避惩罚。

苏格拉底：虽然如此，欧梯佛洛，他们是不是一方面承认自己犯罪，一方面又说尽管犯罪也不必受惩罚呢？

欧梯佛洛：那倒不会这样说。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总还是有所不为有所不说吧。我看，他们如果真犯了罪，他们总还不敢说不该受惩罚。但是他们会否认犯罪，是不是？

欧梯佛洛：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并不争论罪人该不该受惩罚，他们要争论的只是那个人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什么时候犯的罪。

欧梯佛洛：是的。

苏格拉底：众神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如果照你所说，他们之间也争论是与非，这一批天神会说那一批天神错了，那一批天神却否认自己错了。朋友，老实说，不管是神是人，没谁敢说犯了错误不该受惩罚。

欧梯佛洛：在这一点上，你说的大概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欧梯佛洛，可是我想不管是人是神——如果神也争论——凡是争论者，其所争论的总是一件个别的事情。他们对一件事情有分歧，总是有的神或人说那是对的，有的

神或人说那是错的，是不是？

欧梯佛洛：是的。

苏格拉底：欧梯佛洛我的朋友，有什么证据证明天神全都认为那个杀人的雇工死得冤枉，你告诉我你的证据，好使我变得更聪明。那雇工杀了人，被那死者的主人捆住，那主人派人去问法师该对他怎样处置，没等问回来，他已经被捆死了。为了这个雇工，儿子便控告他父亲杀人，让他父亲吃官司，请你来证明这件事是合理的。你如果能够清楚地证明天神的确都认为你控告你父亲是合理的，我对你的智慧将赞不绝口。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这可不是一件容易证明的事，不过我可以证明。

苏格拉底：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比法官头脑迟钝。显然你能够向法官们证明你父亲的作法是错误的，是天神所厌恶的。

欧梯佛洛：我当然能向他们证明，苏格拉底，只要他们肯听我的。

苏格拉底：如果你说的有条有理，他们自然会听你的。不过我对你说的话，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即使欧梯佛洛向我多么清楚地证明所有天神都认为那个仆人死得冤枉，我从欧梯佛洛那儿也无从知道什么是合乎天理的，什么是不合乎天理的，不是吗？因为就算这件事是天神所厌恶的，可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刚才谈到的合乎天理与不合乎天理的问题。我们刚才说过天神厌恶的事情同时也是天神喜爱

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想你就不必再谈了。你愿意说一切天神都认为这件事是错误的，他们厌恶的，你就尽管这样说吧。但是关于那个定义我们是不是应该修正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所有天神都厌恶的事情是合乎天理的，有的天神厌恶有的天神喜爱的事情，是既合乎天理的又不合乎天理的，或者既不是合乎天理的又不是不合乎天理的。把这说法作为我们对合乎天理和合乎天理的定定义，你看怎么样？

欧梯佛洛：有什么不可以呢，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这方面倒是没什么不可以，欧梯佛洛，只是你要考虑一下你那方面的问题：这个定义对于你答应要教给你的学问教起来是否更容易。

欧梯佛洛：我可以肯定一切天神都喜爱的事情是合乎天理的，反之，一切天神厌恶的事情是不合乎天理的。

苏格拉底：那么，欧梯佛洛，我们是不是得重新研究一下这一点，看它是否正确？还是我们就按自己的主张和人云亦云的说法，把这一点肯定下来呢？你说还是应该研究一下这一点是否正确呢？

欧梯佛洛：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我总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苏格拉底：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得更清楚，朋友。我们这样来考虑吧：究竟是合乎天理的事情所以神才喜爱，还是因为神喜爱这件事情它才成为合乎天理的呢？

欧梯佛洛：苏格拉底，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那么我得试着把话说清楚。我们说被运载着和运载

着，被引领着和引领着，被看见和看见，你知道这一类的情况是有区别的，你也知道区别是什么。

欧梯佛洛：我懂了。

苏格拉底：难道不是也有被人所爱的事物和可爱的事物之分吗？

欧梯佛洛：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请告诉我，被运载着的东西是因为被运载而成为被运载的东西，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欧梯佛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被运载。

苏格拉底：一件被引领着的东西是因为被人引领着，一件被看见的东西是因为被人看见，是不是？

欧梯佛洛：那是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人看见它不是因为它是被看见的东西，相反，它是被看见的东西是因为被人看见。人们引领一件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被引领着的东西，而相反它是被引领着的东西是因为被人引领着。欧梯佛洛，我要说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我要说的就是：一件事物是怎样，并不是因为它被变成怎样才怎样，一件事物是什么状况，并不是因为它被变成什么状况才是什么状况。你或许会不同意这个事实吧。

欧梯佛洛：我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被喜爱的事物也是或者处于被喜爱的状况，或者受到人喜爱，不是吗？

欧梯佛洛：是的。

苏格拉底：这和前边说的那些情况一样：人们爱一个事物并不是因为它是被爱的事物而爱它，而是，它之所以是被爱的事物是因为人们爱它，是不是？

欧梯佛洛：当然是。

苏格拉底：那么对于合乎天理，你又怎么说呢，欧梯佛洛？照你的说法，合乎天理的不就是被所有的天神所喜爱的吗？

欧梯佛洛：是的。

苏格拉底：它被喜爱原因在此，在于它合乎天理，而不在于其他原因？

欧梯佛洛：是的，只在于这个原因。

苏格拉底：它是因为合乎天理而被喜爱，而非因为被喜爱而合乎天理，是不是？

欧梯佛洛：我看是。

苏格拉底：但是天神喜爱的事物，他们就喜爱，就受他们喜爱，原因是他们喜爱它。

欧梯佛洛：怎么会不是呢？

苏格拉底：由此看来，欧梯佛洛，神喜爱的就是合乎天理的，和你所说的合乎天理的就是神喜爱的，这两种情况并不是一码事，两者是有区别的。

欧梯佛洛：怎么会呢，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但是我们已达到这样的一致意见：天神喜爱的事物受他们喜爱，是因为他们喜爱它，原因在于他们喜爱，而不是因为这件事物可爱而喜爱它。

欧梯佛洛：你说的对。